

深读·在人间



◀十年寻找，张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责任。

回家

一名企业家
兼摄影师的心灵之旅

本报记者 郑雷

曾经迷失在赚钱里

终于，他逃离了居住七年的大城市，将经营多年的工厂交给了管理团队，自己扛上相机，去寻找心灵的解脱。

1956年出生的张吃当过兵，做过工人、职员，1985年辞职后搞过运输、养过猪，1989年创办了自己的工厂，勤奋和大胆让他积累了大量财富，成为潍坊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。

然而，回顾那时的生活，张吃却一直用“作秀”二字来形容。他说自己迷失在赚钱里，赚了钱再作秀，用满身的名牌跟别人摆谱、攀比，希望用名牌抬高自己的身份，让周围人看见。

1992年，“大哥大”进入潍坊，两万多部，张吃没有丝毫犹豫地买下了。张吃还是潍坊最早开保时捷3.0汽车的人。请客应酬对于生意人来讲是家常便饭，那时的张吃请人吃饭只去大酒店，如果要住宾馆，他只住四星以上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张吃在邻近的一个大城市里买了别墅，安了家。

然而一味追求物质财富让张吃越来越感到厌烦，冷漠的邻里关系和现代化生活的弊端，也让张吃的大城市生活过得没有想象中的幸福快乐。

在大城市里住了七年，张吃却连自己的邻居都不认识。他的邻居都是有钱人，却整天都皱着眉头。张吃经常在家门口遇见他们，彼此之间却连个招呼都不打。

“我们心里各自装着各自的事，哪有精力顾及别人，如今新建的小区里不都是这样吗？”张吃渴望邻里之间的温情，而面对现实，却只有深深的无奈。

那时的张吃发现，自己周围的有钱朋友很少去追求精神财富，而且大家都担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。

“有位朋友是个企业老总，每天日程总是排得很紧张，几乎天天都得坐飞机在几个城市之间转，所以经常在飞机上睡觉。渐渐他开始失眠，除了飞机上，在哪里都睡不着。每天都要受失眠的折磨，想睡觉了，就得买张长途飞机票，在飞机上睡觉。”

张吃受够了每天吃的那些宴席，不愿再看汽车、高楼，不愿再嗅弥漫着铜臭的空气。终

十年，三十七万公里，停不下的脚步，数不清的胶片，让张吃成为摄影圈里响当当的人物。

在投身摄影之前，张吃是一名企业家，每天醉心于更多的利润。十年前，他放下了打拼多年的企业，扛着相机，来到了内蒙古坝上草原，一晃就是十年。

一名成功的企业家，为何会放下凝聚了自己多年心血的企业，投身于摄影？张吃说，自己当年逃到坝上，是因为受够了城市生活，不想再做只知道逐利的商业动物，想寻找一种心灵上的宁静。

十年过去了，张吃说他在坝上一个小村落里找到了宁静，也找到了自己对于社会所肩负的责任，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兑现这些责任。

于，他逃离了居住七年的大城市，回到了潍坊。2000年，他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工厂交给了管理团队，自己扛上相机，去寻找心灵的解脱。

当记者问道当时有没有感到对事业不舍时，张吃说社会的杂事放下就放下了。“这个工厂，过去挣100块钱，你打理就都是自己的。但你也可以选择让别人打理，分给别人30块，自己挣70块。”

在坝上找到了自在欢喜

张吃说，在城市里，做事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。通过在坝上摄影，他找到了自己的灵魂，感觉变得踏实。

张吃说，自己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母亲的突然去世。“我母亲身体一直很好，也没有生什么病，走得很突然。我开始思考自己一直以来的追求和生存的意义。”母亲的去世，让张吃觉得人生很短暂，而一味追求财富的人生更短暂。

想透了这些的张吃开始扛上了相机。

第一站是丽江古城，他的老师陈长芬先生建议他去听听纳西古乐，特别是细听那首《给灵魂洗个澡》。张吃说他连听了五场，纳西古乐古老沉重的形式感让他刻骨铭心。

随后，张吃来到了摄影圣地——内蒙古坝上草原。

将摄影地选在坝上，张吃说他是被坝上“秋风骏马塞北”的景致所吸引，如此经典的中国式的诗情画意，正好排解他的城市焦虑症，聊以自慰。

坝上雪后峰峦起伏的群山，随风跌宕的草场，浩浩荡荡的牧群，这些都让张吃感到深深的震撼。渐渐地，张吃将镜头对准了当地的农牧村落，也逐渐深入进了农牧民的生活。

张吃刚到坝上时，大部分村落还鲜受外界打扰，农牧民保持了最淳朴的一面。在城市里难以寻见的淳朴热情，让张吃惊讶，也让他深入进了当地农牧民的生活，成了坝上人的朋友。

张吃第一次正式接触当地农牧民，有些偶然，然而当地人的热情让他无法抗拒。

2006年元月，农历腊月最寒冷的日子里，张吃在蛤蟆坝拍雪景。那天零下三十多摄氏度，张吃去村子里找热水，敲开了当地人郝国华的家门。郝国华看见张吃冻得不轻，就把客人让到了热炕上，还专门置办了酒席。

“第一个下酒菜是几只咸鸭蛋，还有一壶滚烫的老烧酒。”张吃回味着，他说那种又热又腥又咸的味觉冲击至今仍未散去。

喝到酒酣耳热，张吃对郝国华说，兄弟我什么都不会，快过年了，就给你们照张全家福吧。

郝国华听了，全家立刻打扮起来，像对待一件大事，庄重异常。张吃便用他那只相机给这家人拍了照片。

正月初六，张吃再次来到坝上，他提前把那张全家福放大到了20寸，装上红木框，前去报答上次的招待之恩。结果不少村民前来观看照片，之后就争相邀张吃照全家福。

“这时我才了解到，全村23户人家，照过全家福的只有村长家一户，还是20多年以前。村里有几个70多岁的老人平生一张照片都没照过。”张吃很是感慨，就为这23户人家一一照了全家福，还给每幅照片都装了相框，回赠给了村民。

从此，村民们把张吃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当成了尊贵的

朋友，将自己的生活都向他敞开。张吃甚至可以在村民炕上拍摄村民醉酒后酣睡、妈妈给孩子喂奶的照片。

村子里的那些猪让张吃特别羡慕，它们在阳光下的泥土里一躺，在张吃看来，这种动物身上的自在，在城里人身上是找不到的，那些自寻烦恼而痛苦失眠的城里人，跟它们一比，显得多么可怜。

为此，他在摄影札记中写道：“猫有九命，我不如猫。狗诚信一生，我不如狗。猪能在粪土中安身立命，自在欢喜，我不如猪。马冲锋陷阵，我不如马。我不如羊善良，不如牛忠厚，不如鸡勤快，不如鹅雅致，更不如驴一生无病……”

蛤蟆坝村有大城市里没有的善良淳朴，深深触动了张吃的心。他说自己在城市里，做事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。通过在坝上摄影，他找到了自己的灵魂，感觉变得踏实。找到自己的灵魂的张吃，想通过摄影，为社会做点什么。

老板和员工同住一个院

有幼儿园，有菜地，张吃把这个家属院看做为自己和员工构筑的一个村落，也是一个小社会。

有一位叫做吴绍同的老摄影家，对张吃影响很大。

吴老今年85岁了，拍了半辈子的鸟，他对于摄影是从心底里投入。在老人80岁时，眼睛动了手术，看不见鸟了，就去拍骆驼。因为眼睛的问题，看骆驼就看不见脚下，看脚下就看不见骆驼，他却都是只看骆驼，一边追一边拍，经常被石头绊倒摔出去。

去年9月10日，吴老在内蒙古赤峰市开办了全国第一家摄影图书馆，张吃也尽全力帮他搜集影像资料。

“这位老人一开始是为自己摄影，到最后是为别人，自己眼睛看不到了，就去搜集摄影的书，给别人看。”老人执著于摄影，通过摄影奉献社会的精神让张吃深深感动。

这几年来，坝上受到外界的冲击越来越大，当地的村落也不断受到影响。面对不知何时就会消失的蛤蟆坝村，张吃感到自己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用手中的相机把村里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。

张吃将自己拍摄蛤蟆坝村的影像自费出版了一本摄影集，取名《二弄集·坝上散》。这本摄影集在圈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张吃说他已经办好手续，准备将这本摄影集赠送给全世界56个国家的国家图书馆和国外一百所大学、国内一百所大学的图书馆。

如今，张吃在潍坊拥有一个占地102亩的制造企业。与其他企业不同，除了制造厂，张吃还在园区内划出了家属院，自己的家庭和工厂几十名职工都住在里面，园区里有全厂共用的菜地，还有为家属区的儿童单独开设的幼儿园。张吃把这个家属院看做为自己和员工构筑的一个村落，“这里跟蛤蟆坝村很像”，也是一个小社会。

张吃想在下一本摄影集中将镜头对准他自己，他的家族和工厂，用真实的影像将他个人、家族和工人们的生存状态记录下来，并向社会展示家族、工厂、管理者、工人相互之间关系最真实的一面。“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，一直默默无闻，如果不拍他们，很快就会被社会的洪流淹没。企业家不能只想着一味积累财富，而要正视这群创造财富的工人的生存状态。”张吃说。

目前，张吃已着手开始拍摄，书名叫做《三弄集·回家》。